



來自南國， 帶鹹味的詩： 專訪詩人李長青

李宜芳 文字工作者

我們坐著，因愛這意念而沉默；
我們看那白晝的殘暉一一熄滅，
於是就在天空顫慄的青綠之中
月亮如一枚耗損的貝殼，
被時間的潮漲潮落沖洗
於星辰當中，通過日子，歲月。

那時我心裡有話只想對妳一個人說：
我要說妳是美麗的，而我正竭力
愛妳以古老超越的愛，
那想來就是快樂，然而我們
竟已慄慄如那空洞的月亮了。
——葉慈〈亞當其懲〉(注1)

十二世紀下半葉，愛爾蘭遭到英國統治者的

高壓對待，被殖民的愛爾蘭人終於1922年建立自由邦國，主要是歸功於文藝復興的力量，在心靈冶鍊民族自決的良心，成功追尋愛爾蘭的身分與認同。

其中文藝復興的領袖人物葉慈，一生沉潛在愛爾蘭的文學傳統與塞爾特民族意象裡，他的詩句蔚成一株大樹，投下長影，清滌淨化民族的甘苦為芳甜，創造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，也為自治運動的文化蘊藉表達心跡，他無論體內流竄多少賽爾特的血液，漂浮的，無從確定的，都難以捨棄的憂患的文化意識，促使他致力於文學形式、哲學、民族信仰的愛爾蘭文學運動裡。

這首〈亞當其懲〉，在溫柔女子為戀愛對象之外，進一步引伸到普遍而深刻的主题，潛在地指涉廣泛的：人類共同命運、美與藝術的追求、

時光歲月的消逝，等等。

微中年舉措溫文，來自南國高雄，文名籍盛的詩人李長青，慣常寫著帶血液鹹味的詩句，一個人的憂鬱和寂寥的愛，一如葉慈詩中的亞當，勞苦的以詩文對全世界談情說愛，悲切而嫻熟。

他的詩生活，究竟是怎麼開始的？

落葉的姿態 詩的姿態

1998年，他的詩作〈開罐器〉被選入《1998年台灣文學選》，之後的幾年間，他先後獲得吳濁流新詩獎、玉山文學獎、南瀛文學獎、海洋文學獎、臺灣文學獎等近二十個文學獎，可說是臺灣當代詩人頗受矚目的一位。

出生於高雄，小學時舉家遷移至台中，彷彿一片從炎夏原鄉的綠葉因緣際會飄到氣候怡人的台中，落腳在他愛著的地方，台中豐厚的文學底蘊的餵養，讓他從此地生根且開枝散葉，南國高雄此後名為鄉愁。

大學聯考考取國立台中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，然而特殊教育並非他所感興趣的領域，於是他翹了很多課。（感謝那些翹課的時光成就一位詩人！）

翹課的時間他都去了哪裡？

「逃避那些沒興趣的課，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面與眾人隔絕，不是在宿舍，就是在圖書館，不是在圖書館，就是在往書店的路。」

就像是Peter Altenberg（一位奧地利詩人）他的一句名言一樣：「如果我不在家，就是在咖

啡館；如果不是在咖啡館，就是在往咖啡館的路上」（注2）。

他把圖書館書店當第二個家，他每天一醒來就到這報到，在這看書、打盹、看書、發呆，幾乎一整天的時間都待在這裡，他大量閱讀志文出版社哲學相關書籍以及洪範、爾雅、大地、九歌、純文學等出版社的現代文學作品，深夜閱讀熬到天明魚肚白，過著日夜顛倒的獨自閱讀生活。

（能畢業真是萬幸！）

當時的獨立書店付之闕如，純文學、哲學的冷門書籍更是少之又少，求書若渴的李長青在水湳附近的晶華書店，找到他通往文學的秘境。

「我很喜歡那個空間，那裡的木地板有溫暖的氛圍，伴有村上春樹式的爵士音樂襯底，文學的書籍收集豐厚，可以隨興坐臥翻看。我在那裡接觸到許多詩人文字的浸潤，可以說是我的文學培養秘密基地。」

楊牧、鄭愁予、吳晟、蘇紹連、向陽等，詩壇前輩的詩集，都是他的詩塾導師，他慢慢的收集越來越多的詩集，閱讀越來越多的詩文，慢慢地隨年紀的增長，逐漸了解他所喜歡追求的文字的本質。

「當我將關注鎖定在現代詩，就會越挖越多，視野就會越來越大越廣泛，詩這個東西真的很精巧奇妙，它可以講的東西真的很多，可以隨著想像力、語言組織型式、文字結構，用不同的手法設計去寫一個意象或情緒。」

寫詩，對李長青來說，變成是一種命中注定，一種自我存在的證明以及世界觀的展現。



2005年他的第一本詩集《落葉集》由爾雅出版。

他說，某一天他見到幾片落葉飄下的瞬間，突然感覺落葉飄零之姿給他許多美感的觸動，於是他一連寫了好幾十首落葉詩，這些詩被報社刊登出來。後來爾雅出版社把這些落葉們集結起來，完成了第一本著作。

詩人直觀落葉，關照生命起落的哲學反思，他寫〈落葉 30〉（注3）：

尼采：「我的哲學指向階序，而非指向個人主義道德。」

我沉入

回歸，思索

在命運與愛的永劫之後

我所親愛的

並不虛無

消逝的方向

嶄新的根源

實體不斷巡迴

不斷尋回

既存的價值

讓自己成為秩序

成為自己的更替

形狀已經不是哲學的身軀

我是一片落葉

我所親愛的

並不孤單

與萬物交感，寫生命的敏銳觀察，在萬物中進入「物」的生命裡，打破無我的境界，寫葉子就變成一片葉子，從新生到枯黃的秩序輪迴，到成為一片落葉的心情，詩人說「我所親愛的／並不孤單」，因為葉子的生命已經被認同被歸根，成為自己的愛的永劫回歸。

詩人與詩人之間有著東西方的共感性，1909年葉慈在他所寫的〈隨時間而來的智慧〉（注4）寫道：



樹葉雖然很多，根柢惟一。
青春虛妄的日子裡，
陽光中我將葉子與花招搖；
如今，且讓我枯萎成真理。

由落葉而來的激悟，將落葉擺置於天地自然與人文思考之間，探看萬物隨時光而飄零的無奈之感。「落葉」這象徵，意有悲哀、乾枯、死亡的指涉，一片葉子的飄落，有秋之將盡嚴冬即臨的蕭索，由此概念出發，葉慈與李長青寫出不同的落葉姿態，不同的詩的姿態，但也都巧妙地寫出共同的詩的本質：文學之所以獨立於歷史與科學之外而成為某種相對性的真理（注5）。

是的，真理在於哲學解構存有的本質裡，也

存在於詩與詩人們所呈現的文字語義裡，於是，李長青在〈格局與眼淚〉（注6）詩中這樣寫：

語言的階梯上，經驗的縫隙中
請相信：詩句們自己就能興風作浪

做為創作者主體，被創作的詩句竟然反客為主，自己興亂起來，如此帶有嘲諷、互動、多義的符碼語意，形成一謬異而有趣的文本，在讀者的觀看下又造成多重互動：作者－詩句－讀者之間的語言遊戲，詩的姿態，躍然而生。

一首詩的完成 呼吸裡的微觀

專心研究詩的各種形態，他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的論文裡研究散文詩，之後的人生歷程中，他曾出任出版社採訪編輯、雜誌社特約文字編輯、中興大學詩文社指導老師，台灣現代詩人會、中華民國新詩學會會員，笠詩刊同仁，曾主編《中市青年》，兼任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講師；現為財團法人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董事，社團法人台中市文化推廣協會理事，靜宜台文系兼任助理教授，《台文戰線》同仁。

「創作，是因為你想要對這個世界發聲，你想要對這個世界有一些回應，你想要拋出一些東西，提出你對社會或生活的質問，你積極的與世界互相對應，無非就是在不斷地以文字療癒人生。」

於是他寫出一本又一本的詩集，一再地做自我存在證明的質疑與辯證，對於現實世界的種種

悲苦，他選擇以文字去面對、去挑戰、去包紮或者去療傷，他說：「存在一種巨大的哀傷。」

因為世界的不完美，他總是很認真的在悲傷。

在《愛與寂寥都曾經發生》詩集裡的一首詩〈留白〉(注7)，他這樣寫：

必須靜靜想像
世界的部首，如何隱喻
那些未命名的光

當心緒成為一種漂泊的
文法，世界仍被鋪陳
被默默敘述
為陌生的邊框
……

如蒼老的星宿遺忘日常
字跡混沌
青青草長

可以想像在某個心事漲潮的夜裡，他一個人面對生活中任何可能的壞天氣或未能命名的悲傷來襲時，他如何能把被滄桑填滿的心，留一個空白的邊框，好遺忘那些不斷流淌一如藤蔓瑩瑩延長的漂泊感呢？

如是晦澀難懂其真意的字句，一首首都詮釋著他呼吸間的每個心緒。

一首隱晦的詩，如何完成？又如何讓讀者讀得懂？



「通常內容它可能是一種暗示，一種象徵，或者題目本身也是一種隱喻。詩跟散文、小說最大的不同是，它是一個切面或者是一個瞬間的感受，可以拿出來放大或者是渲染，或者是扭曲，透過一行一行的精確字眼的表現方式，保留藝術上的距離美感，不能白描太多，要保持一個距離去講一個東西，要是講得很清楚的那就不是詩了。」

不說破？

「對，不說破。我們在學術上稱為陌生化。陌生化就是現代詩比較講究的一種方式，一個技巧，意即與我們很熟悉的表述方式相反，它就是陌生化。」

詩的陌生化效果，顯現在詩句中隱藏的線索裡，在一個作品裡適度給一些線索讓讀者去找到

這首詩的精神，進而產生閱讀詩的樂趣；文句的表達抽象或具體、題目與內容的陌生化程度，都展現詩人對文字的拿捏功力。

他說：「很多人對詩的誤解，怕文字的有距離、太難懂，其實如同觀賞藝術作品一樣，觀看的角度不同，感受就不一樣，但看你怎麼去欣賞，這才是重點。」

他在詩中直球對決自己的情緒，微觀情緒中的每一個喘息，在每一天不斷理解自己，理解李長青。

在無法壞毀的昨天裡
世界投注多少澎湃的情緒在其中
它們堅硬如鐵
柔弱似血
我如何悔恨

個性纂成一本字典
我在其中
翻閱
……

我應當遵循
也可以忽略
部首裡那些無法壞毀的昨天
（而明天將何其正大
何其光明）

世界特滿了角
昨天的我好不容易

一再受傷
一再復原……（注8）

江湖中的風聲 母語的文藝復興

延續他一貫隱晦的、不確定性的、多義的詩風，李長青在自我的世界覆寫生活的切片，以敏銳的觀察和批判，檢視聚焦他所生存的歷史與人文，並逐漸延伸觸角至政治的自我認同與社會關懷。

在長期政治禁錮的文化語言一元化影響之下，臺灣人逐漸淡漠於自身的文化。統治者長久將華語定為國之主語，臺灣人被迫揚棄原生語系的文化，對自己的母語陌生而遺忘，產生自我認同的謬誤與歧異。（猶記得小學在學校裡不准講臺語的規定，那是羞愧尷尬的標誌！）

語言作為文化傳承的工具，把另一種語言施加在一個民族身上，是割裂文化、敗壞民族情感，是刪減他們的表達能力；臺灣政治民主化後，臺語不再被禁止，但幾十年的政治打壓，已讓臺語的生存空間大為縮小。在歷史長河中，臺灣人的母語及其背後的文化被歧視、斷喪，是臺灣需要認真的深刻思考的時候了。

猶如葉慈一生追尋蓋爾特文化，英國詩人奧登在悼念葉慈的詩篇裡寫道：「瘋狂的愛爾蘭將你刺傷成詩！」作為一個勇於面對愛爾蘭事務的詩人，葉慈的文學實踐便是要為現實提供一個靈視。（注9）

李長青來自陽光國度，對臺灣鄉土有著濃厚

的情感，於他亟思如何平撫語言文化尊嚴的受創，以母語作為詩的文化技藝，變成一種書寫的新課題。

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發展，他的臺語書寫創作，建構出臺語詩的美學系統，側重寫實主義的精神，表現出臺灣社會的多重面向，對臺灣土地、社會百姓懷抱著深情的疼惜，寫出屬於臺語詩的文藝復興。

他在臺語詩集《江湖》的〈事件〉(注10)中這樣寫：

佇一齣電影內底

淋到家己透明的目屎

佇一本詩集的冊頁

讀到一個茫茫渺渺的少年

佇一場安靜的夢中

看到天涯的景致

佇一個平常的路口

停下來

心裡充滿事件

只有家己知影

不同於民間通俗的臺語詩詞，詩人寫出臺語語境的特殊文學性與藝術性，透過語意節奏，需要細嚼「家己知影」的事件，在電影、詩集、安靜的夢與平常的路口，「目屎」、「少年」、「天涯」攏總回歸到詩人的胸臆裡面，究竟是甚麼事件在碰撞詩人的心靈？究竟是怎樣的人生讓詩人感覺難以捉摸？如是種種，他很隱晦地意有所指



卻又意在言外，一種新的靈視成形，並且等待更多讀者反覆咀嚼。

以臺語入詩，有沒有甚麼困難呢？

「與家人相處就是華、臺語穿插著講，對我而言講臺語是很自然的事，將臺語轉換成漢字寫入詩，可能需要花時間讓習慣講華語的民眾也能讀得懂；然而只要進入詩的語境之中，精準傳神地表達出臺語詞彙，就會是很有意思的創作。這樣的創作，當然在語言的門檻就會有一個要求，除了基本的聽說讀寫之外，要相當程度能駕馭這個語言，創作中遇到沒有辦法直譯的部分，就去翻查臺語字典。」他很專業地說。

身為文學創作者，他以臺灣文學的本體內涵，做進一步的思考與實踐，以更多語言元素「交混、揉雜」(hybridity) 出彈性而富有想像

力的語境。根據霍米·巴巴 (Homi K. Bhabha) 的交混 (hybridity) (注 11) 概念，後殖民時期所形成的交混揉雜「新」語種的豐富文化意涵，不同思想的被引用、翻譯，臺灣本土知識、文化資源的對話、交雜，這些都提供我們在「認同」的視域之外，另用新眼去開拓不同於以往的文本解讀方式。

羅馬拼音可否作為文字的表現手法？

他則表示，為避免文字過於淺白，和兼顧陌生化質素與臺語聲腔，他通常不直接以羅馬拼音作為代字，期望以漢字寫出現代的臺語詩，成為真正的臺灣文學。

翻開臺灣文學史，會發現任何臺灣文史家很難不去面對臺灣人的苦難傷痕二二八事件。

他也在《風聲》這本詩集裡寫二二八，〈一張藏起來的批〉(注 12)：

你若已經讀完

這張 1947 年的悲傷

批，請你毋通

心肝凝，請你堅定

意志的領頭

這張……字已經淡薄仔

看袂清楚的批，你若已經收好勢

批紙內白色沉默的筆劃

紅色寂寞的血，就會漸漸清

漸漸明，漸漸匯入

心海，數念的波浪



這是〈一張藏起來的批〉的子題，〈批〉是一首有五個子題的長詩，在帶著紅色血液鹹味的哀傷裡，1947 年的淚水繼續流淌在白色的信紙上，信（批）看完之後要收好了，順便也把悲切都收攏摺在信紙裡，然後堅強的挺直身軀，哀傷會逐漸淡化的，心事也會隨著海浪逐漸流逝。

詩人用安靜溫和的語氣來控訴異族的殘暴屠殺，用人道關懷來處理歷史傷痕，也只有以華臺語的雜揉語氣來表達臺灣人的痛楚，才會更貼切更教人感到悲憫。

一個人的浪漫 詩的藍鑽經理

在詩的江湖打滾至微中年的這些歲月裡，詩人李長青獲獎無數，詩作被譯為西班牙、英、

德、日、韓、緬甸、馬來等語言，曾受邀代表臺灣出席中美洲尼加拉瓜共和國主辦之「第 14 屆格拉納達國際詩會」（2018，格拉納達），以及德國「包浩斯（Bauhaus）100 週年」藝術嘉年華（2019，馬德堡）、緬甸「Poetry of Brush and Lines：Spotlight TAIWAN」詩書茶琴系列活動（2019，仰光）等國際性詩會。

問起他真正的創作的初心和文學實踐的理念是甚麼？

他漾起溫溫的一抹微笑。

「文學渲染我的心靈，讓我體悟生命種種風景，我在字裡行間細緻閱讀與理解生活，可以這麼說，詩，喚醒了茫茫渺渺的我。」

翻開他的兩段詩句（注 13），我們將其合併閱讀：

黑暗之中

有風，輕輕流過

在自己裡面的

我，就這樣一個人

獨自擁有

清澈的淚痕

……

天色暗淡落來

才知影江湖的長草

發佇恬靜的心裡

若說在他一個人的江湖裡，詩是他文學的救贖，那麼現實人生的支撐力量是甚麼？



「也是詩，都是詩。」

「我去演講、座談、當評審的時候，我常常覺得我就是一個在推產品賣產品作直銷的人，我賣的產品就是文學嘛，我在直銷的東西就是詩嘛！當我面對學生、聽眾、參賽者，不管我是什麼角色，我永遠都在推文學談論詩，因此我就像是詩的文學產業裡面的藍鑽經理一樣……。」

（好浪漫的詩的推動者！）

眼前的詩人李長青，彷彿坐擁在一堆藍鑽上面，他的詩句都化身一顆顆璀璨晶亮的鑽石，發出耀眼的藍光。他在〈未來記事〉（注 14）裡寫的：



路都已經不是路了
已經不是神祕的去向已經不是
通達的想像，荊棘戴上
破不了的彩色氣球
深淵砌滿甜膩的高牆
未來遊戲
如此昂揚
……
新的皺紋開始革命
路重新岔開我們

他一個人，不斷穿梭在生活與文字的路上，或許曾經是流動的鄉愁，或許是一遭苦澀的旅行，又或許是在森林裡遺失的彼此，然而在歲月岔開人生的路口裡，時光就是珍珠，皺紋就是翡翠，藍鑽經理在未來營業額達標的桂冠上，愛和寂寥都曾經發生。

自己就能形成一座島嶼

每一首詩，都是對世界的回應，李長青所寫的散文詩，則是對表象的世界幽默的嘲諷。

散文詩的起源者波特萊爾說：「……我輩中人，誰不想過詩式散文之奇蹟，既有音樂性又無節拍，既柔順又粗曠... 夢幻之起伏以及良心的悸動。」而李長青則說，散文詩就是「鳳梨釋迦不是鳳梨而是釋迦，是經過改良的長得像鳳梨的釋迦。」

絕妙解釋散文詩的機巧，在於其敘事的精心

與驚心，例如李長青這首〈鄉愁〉(注15)：

時間是已經不復記憶的下雨天，一些陌生的縫隙，在濕氣沮洳的夢裡，隱約聽見：木地板上的烏雲，正在排練瓣形，開或闔的聲音。

一朵，二朵，三朵……

……

沉默的木地板，仍想成為森林。鄉愁是已經不復記憶的下雨天。

南國的鄉愁之於他，是割捨不了的情愫，像



個字句裡的分號，戀戀不忘卻又不復記憶，似在遠方卻又在內心的風景裡，他說（注 16）：

塵土翻颺，砂礫迴繞
竟像陌生的飛鷹
自己就能形成一座島嶼

寫詩的李長青，是一座正在飛行的孤獨安靜的島嶼。

他所居住的美麗島嶼，也正在為民族認同與族群語言的文化保留作努力，正如同葉慈的〈亞當其懲〉一詩所述，「我要說妳是美麗的，而我正竭力，愛妳以古老超越的愛」。

我們都必須勞苦方能美麗。

本文照片來源取自李長青老師臉書

注釋

- 楊牧編譯。《葉慈詩選》（洪範書店出版，1997）。
- Peter Altenberg，彼得·艾騰貝格（1859-1919），原名 Richard Engländer，奧地利作家。
- 李長青著。《落葉集》（爾雅出版，2005）。
- 吳潛誠著。《航向愛爾蘭：葉慈與塞爾特想像》（立緒文化出版，1999）。
- 林耀德著。《觀念對話：當代詩言談錄》（漢光叢刊 40，1989）。
- 李長青著。《江湖》（聯合文學出版，2008）。
- 李長青著。《愛與寂寥都曾經發生》（斑馬線出版，2019）。
- 同注 7。
- 同注 4。
- 同注 6。
- 黃美娥。〈差異／交混、對話／對譯——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（1895—1937）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（第 28 期，2006）：
一八九五年，臺灣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；同一時間，世界也進入新、舊交替的「世紀之交」階段，時人怎樣看待殖民性（coloniality）、本土性（nativity）與現代性（modernity）衝擊所導致的精神感應？從「中國子民」到「新日本國民」，如此身分變化的歷程，所導致的思想轉變究竟包括那些內容？其與新引進的現代文明有何辯證關係？為求瞭解改隸之初即漸顯現的

臺人現代化改造進程，本文選擇從傳統文人「身體」經驗的探索入手，藉此掌握時人的「新國民」想像，並觀察其人身體隨著社會境遇的變化而改易的歷史。而在研究方法上，由於「新國民」身體敘事容易因國家權力的介入，導致出現國族認同評價的模稜與困難，為求避免以抵抗／親日的二元對立方式來看待「認同」問題，本文將在愛德華·薩依德（Edward W. Said）闡述東方主義時所倚重的「差異」論述外，更特別借鏡霍米·巴巴（Homi K. Bhabha）的交混（hybridity）概念，剖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彼此接觸後所形成的交混「新」空間地帶的豐富文化意涵，釐析日本治臺時期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雙方接觸的關鍵時刻、議題或話語，進而瞭解日臺雙方究竟有什麼樣的思想資源可以被引用、翻譯、挪用、占有？而臺人又特別強調或重視哪些本土知識、文化資源以做為斡旋？這有益提供給我們在「認同」視域之外，另用新眼去開拓不同以往的文本解讀方式。文章內容論及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間傳統文人的各種身體姿態，包括遺民身體、新國民身體、馴化／教化身體、狂歡身體等，在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社會進程中所顯露的差異／交混、對話／對譯的文化現象與深層意涵。

- 李長青著。《風聲》（九歌出版社，2014）。
- 李長青著。《我一個人》（小雅文創，2021）。《江湖》，同注 6。
- 同注 7。
- 李長青、若爾·諾爾主編。《躍場：台灣當代散文詩人選》（九歌出版社，2017）。
- 同注 7。



3號坑道的騙局

彭素華 著

小兵 / 11010 / 256 面 / 21 公分 / 30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5581220 / 863

金仔城曾經盛產金礦，是中外馳名的黃金之都，號稱「東方金銀島」，非常繁榮，但隨著產量銳減，當地的採礦公司終於倒閉。為了謀生，年輕人只好離開家鄉，出外找工作，很多家庭因此支離破碎……有一天，一位記者發現，幾位小朋友在廢棄的礦坑中，挖掘到一塊純度頗高的自然金。難道還有一條隱藏的礦脈？還是……當中暗藏著什麼樣的祕密？每個人都無法選擇自己成長的背景，但我們可以選擇伸出雙手，將愛與溫暖分享給周遭的人。(小兵)



我的老師虎姑婆

王文華 文；嚴凱信 圖

小兵 / 11011 / 160 面 / 21 公分 / 280 元 / 平裝
ISBN 9789579047852 / 863

金鼎獎作家王文華經典校園故事。據說教書教了三十多年的虎姑婆老師生得虎背熊腰，曾被她「教訓」過的學生「死傷」不計其數，讓這學期「很幸運」被分到名師「虎姑婆」班上的曹立寢食難安、戰戰兢兢。但，歷經許多班上發生的意外事件後，曹立發現，虎姑婆老師似乎沒有傳說中那麼嚇人，因為，她除了會打人、會打架之外，還有一顆比豆腐更柔軟的愛心……。(小兵)

兒童／青少年讀物



熊大班

王文華 文；吳子平 圖

小兵 / 11011 / 168 面 / 21 公分 / 280 元 / 平裝
ISBN 9789579047906 / 863

熊大班？哦，原來是臺語「最大班」的意思。這一班不只人多勢眾，每天更是熱鬧滾滾，活力滿點——總是出鬼點子的阿哲、老是拿頭到處撞的怪頭、耍帥又愛嗥叫的大狼，還有看到吃的就兩眼發光的滷肉妹……一群頑皮搗蛋的小學生，加上神奇的老師、家長會長、工友，每天都鬧出稀奇古怪的風波，歡樂停不住，趣事一籬筐！金鼎獎作家王文華經典校園故事又來了！這次他透過淘氣小男孩的口吻，描述出一個純真而充滿幽默感的校園風景。(小兵)

兒童／青少年讀物



雷女悠奧

劉秀美 主編；賴郁奇 著；黃岳琳 繪

秀威少年 / 11102 / 56 面 / 29 公分 / 38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9961424 / 863

★臺灣本土民間故事·原住民傳說系列★口傳田調故事精選·融入 108 課綱多元文化 X 美學素養！

很久以前，賽夏族的人們開墾土地非常辛苦，雷女悠奧為了幫助他們而下凡，打雷整地，贈送會生米的神奇種子，族人生活得以改善。族人歡天喜地，將悠奧留在部落裡，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讓悠奧就此消失呢？「雷女」係賽夏族三大傳說之一；本書故事內容根據賽夏族人講述、專家學者田野調查。(秀威少年)

兒童／青少年讀物

兒童／青少年讀物